

卷五十

文選卷第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五十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
 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師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

洛陽故上此詞以
 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孟堅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
 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
 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所見係善本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良曰追尊謂
廟祭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串也係繫也
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
戚傳也善曰私恩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
尊其母后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終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製 復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善本有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翰曰光武用二十八人同計議以定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盡形於雲臺碑脩漢書作此論於下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說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善曰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

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稱曰佐命者亦是有志操才能之士也善議者多非光武不以

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

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功臣善曰謝承後漢書序然原夫

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翰曰原本圖謀筭計也言本光武深謀遠計應為功臣之材多

不兼備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兼

序如管隰之迭外相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通

善本通上有兼

字矣鏡曰王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勳功也管仲隰朋俱齊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賢

兼通也善曰左氏傳孝人披日齊桓公置射鈞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為輔佐又曰晉菟于被廬命趙襄為卿讓
於先軫杜預曰先軫首下軍之佐原軫也
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盜狗

輕猾之徒向曰翼輔崛起特也鬻販也鬻繒謂灌嬰也盜狗鬻狗謂樊噲也猾狡也善曰漢書曰灌嬰睢

陽取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潁陰至丞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人從後

封舞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

阿衡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

阿衡左右商王毛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

縲紲信越終見菹醢善本作不其然乎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

伴齊也蕭蕭何樊樊噲也縲紲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也菹醢戮殺也善曰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菹醢

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摺

紳道塞賢能蔽壅翰曰迄至也除高祖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摺紳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繒紳

先生之畧術臣贊曰繒赤色紳大帶也朝有世及之私

下多抱關之怨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漢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曰不肯碌碌友抱關

乎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侯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友抱關為其

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向曰言懷道德委棄草澤者多也善曰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下莫知其不言也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前漢不任賢能存其

直曲之意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雖冠鄧之高勳

耿賈之鴻烈分士不過大賒數四所加不過善本無特進

朝請而已良曰寇恂鄧禹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也鴻大烈業也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

過特進而已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也善曰范
擘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
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
好時候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
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
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觀其治平臨

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翰曰言光武政平法

明得刑法之中善曰論語子曰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良曰蓋自發問以明下文直繩則虧喪恩

舊橈善本從才字情則違廢禁典向曰喪傷橈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

典憲善曰范擘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選德則功

不必厚舉勞則人或非善本作未字賢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濟曰若選有德則無功若選有功則無德參三也若三分而任則眾意不滿中半並列其

政之弊則不遠矣善曰言選德秉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秉德並列於朝即趙魏相仍故云

未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濟曰校考否惡也言就功臣之中考取勝者相與制

其權宜為恩舊腹心也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

於是行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母而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

成吏人之職善曰漢書曰翟方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

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

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翰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數

也休咎善惡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橈也寬科謂

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善曰范擘後漢書郎顯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善本

郭伋亦譏善本作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銑曰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何故而反良曰

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要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一

人封之則定矣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

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流言咸曰夫崇朝廷欲專在功臣功臣任則位謬也善同銑注

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

其然乎向曰言崇善恩偏授其任則易開設溺私情之失至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善曰班固漢

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

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翻卓茂向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善曰顯宗

明帝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梁

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翽字周公扶風人封

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其

善本無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無次云爾濟曰係

其字次第繫此善本無後漢書曰

後漢書曰

宦者傳論一首良曰周以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此郎中古者小臣而後漢用

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范蔚宗善曰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宦人此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翰曰垂象

也皇位則帝座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故周禮置官

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銑曰備數也謂周禮云奄十

奄人為之取所宜也 善曰周禮曰閹人掌寺侍人掌女

守王宮中之門禁鄭玄曰中門於外門為中 寺 侍人掌女

宮之戒 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命 又云王之

正內者五人 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內謂露寢也五人周制之數 月

令仲冬命 善本無 閹尹審門閹謹房室 良曰閹尹閹官也

之者順冬氣也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

閉外內門 重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善曰小雅詩

中閹官也幽王聽北人之 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善曰

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也 善曰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无物以損

其身故人王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官所處

諸中人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燕有

功於楚晉 善曰左 氏傳曰呂邾畏偪焚公宮而殺晉侯寺人披請

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

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原杜預也勃鞞披也

史記以勃提為獲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

管蕪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

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 景監繆

賢著庸於秦趙 善曰景監繆賢皆閹人也監進商鞅於孝

而趙彊盛是著功也 及其弊也豎刀亂齊伊戾禍宋 善曰

也齊桓公幸奄人豎刀後桓公卒刀乃殺羣吏立公子無 善曰

待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

仍乃襲因也漢中常侍或用士大夫建武以後乃悉宦者皆假以貂璫之飾為天子給使於殿省之上也善同翰

注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銑曰謁者宦人之官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禁豎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行故

曰補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吕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卿如淳曰奄人也吕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卿然則張

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言曰官豎傳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間文帝時有趙

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幸向曰趙談北宮伯子並是闈人善同向注至於孝武

亦愛李延年濟曰李延年武帝時官者善同濟注帝數宴後庭或潜游離

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良同善注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

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帝遊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惣蹏令收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翰曰史游官人為黃門今著急就一篇故云有所補益善曰董巴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

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銑曰蕭望之與周堪議罷中尚書官官以為古制若不近刑人由是

與石顯忤後皆遇譖害望之自殺堪被廢不見進用是穢損帝德善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不復雜調他士向曰

也他士外人也善同向注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

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恣權威濟曰永平明帝年號祚福也竇

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恣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

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

閹官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良曰言和帝幼劣竇

憲執權内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奄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誅之慙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

憲執權内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奄官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眾誅之慙惡也大惡則憲也善曰史

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禁邑曰禁中若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

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官鄉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鄭衆曰

有功遽大長秋封鄉侯食邑千五百戶宮卿則大長秋也善同翰注自明帝以後迄乎延

平銑曰迄至也延平安帝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增善本

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

兼領卿署之職向曰璫貂侍中服飾卿九卿鄧后以女主

臨政而萬機勢遠濟曰鄧后和帝母殷眾也善朝臣圖議

無由參斷帷幄稱下制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

人寄之國命良曰言婦人執政無從與朝臣參斷通令所

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官手握王

爵口含天憲翰曰王爵官柄也天憲謂帝王法令也言皆

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宦傾朝室手握王爵口非復掖

庭永巷之役善本作閨牖房閭善本作之任也銑曰宦者

房使役人而今昔執權政故云非復也掖庭永巷皆官名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宦皆取其領事之號或

曰永巷僕射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向

善注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時

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

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曲渠

日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

集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
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潯陽侯又曰順帝諱
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桓
帝立騰以定策侯費亭侯大長秋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
受鉞濟曰大將軍梁冀尊國桓帝欲誅之乃命宦官單超
徐璜具瑗左倌唐衡與謀令誅冀事成同日俱封侯

代謂之五侯鐵斧也善同濟注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闕宦之威皆屏氣而恐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推門聞之莫不屏氣

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

翰曰伊尹霍光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皆謀畫之臣闕宦之屬自稱同也善同翰注雖時有忠

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

寵善本作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鏡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族家族也五宗謂上自曾祖下至玄孫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

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官闈向日高

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官門布滿言多也善曰枚乘免園賦曰高冠扁焉長劍閉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

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濟曰苴裹

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謂諸侯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十數人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

取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名

署第館基善本作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

和寶水紉霧縠之積盈物月珍藏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

下州國之官過半是闈人親屬紉縠也縠紗也水者如水之絜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善曰毛詩曰元龜象藩大

昭南金簪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士使王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水紉巨瓊

日紉之細密如堅水也媼媼媼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

綺室良曰媼媼嬪御也侍兒侍婢也充滿備具也綺室綺

焉杜預曰妃媼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

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舞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

繡翰曰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善曰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劉佻伴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皆剝割氓黎恣極善本作明奢窮性伎巧柱檻衣以綿錦皆剝割氓黎恣極黎蕭恣

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腐本善

腐上有身熏子以自銜達也銜達也權彊謂閹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形體同於閹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

薰骨以行刑韋昭曰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繁向曰弊惡也古者腐刑必薰合之

尚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

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冠劇緣間搖亂區夏濟曰蠹亦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冠劇甚也言閹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讒言動亂於國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

乘測賊未禽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雖忠良懷憤特或奮

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良曰憤怨也奮發謂出怒言也

則孛戮汝予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鈞黨謂鈞取諫者

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大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黨尚書曰下本州考

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凡稱善士莫不離

善本作被災毒閹黨皆加其災毒也言朝廷稱善士者逢

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出入寶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

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

蹢然恟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

極乎向曰寶武女立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謀誅宦官為宦

者曹節矯詔誅武何進妹為皇后身為大將軍與袁

紹謀誅中官為宦者趙忠所殺戚親囂譁也疑留謂遲留

未劫之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

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

策以為羣英之表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

雖袁

紹龔行芟夷無餘濟曰龔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惣盡初表紹起義兵誅

董卓斬趙志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善曰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

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良曰表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闔宦之暴而自為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謂不可及於政道也善曰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

易亂兮不自曹騰說梁冀立昏弱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知其非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

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善同翰注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遂立桓帝是昏弱者善同翰注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龜國寶鼎大器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善曰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

昏德鼎遷於商商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善本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

平其然矣向曰言始以闔宦得位亦以闔宦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

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善本有傳字論一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俗所拘懷道不見雜居無名王侯

不能臣榮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招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良曰遯也喻勢利侵己已能逃

良下乾上遯豕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遯逃也謂夫代不求利是其大也又曰不事王侯高

尚其事良曰事謂幽寂之事也善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

頽陽之高良曰善注善曰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下於夫子許由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翰同善注善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

山白陽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

一也。鏡曰自茲以降，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或致匪一，謂以下事。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或隱居以求。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

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

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濟曰：鎮壓躁動，圖謀

病激潔也。善曰：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己之安全也。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黜萬

物以發其清。然善本有。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濟曰：畎畝謂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也。善曰：莊子曰：舜

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

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良曰：言隱者豈

特稟耿介之性也。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耻之賓。

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翰曰：蒙冒黜退，恥以救人，雖三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

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隱逸之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

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適，使矯易去就

則不能相為矣。其去就適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迴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

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立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彼雖徑徑有類，沽名

者，向曰：徑徑堅勁，貌沽名謂沽賣其名，學也。善曰：論語

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已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於斯，蘊積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價 然而蟬蛻 統 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 去塵俗之

內致寰區之外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 異夫飾

也 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荀卿有言曰志

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之事 善曰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 荀卿有言曰志

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翰同善注 善曰荀

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夜

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夜

義憤甚矣 王莽篡漢當時寬和之人皆怨而去以 善曰

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 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

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 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

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濟曰言漢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

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

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相伯辭

於昔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技不塞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

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 揚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良曰鴻水鳥也冥冥高也慕

所取喻隱者居深以避禍患矣 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

弋者何慕焉宋東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

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 光武側席幽人求

亦不懼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

之若不及 翰曰禮有憂者側席而坐光武側席是憂幽人

所徵賁 義相望於巖中矣 銚曰旌招賢之表識帛束帛蒲

望巖中言多也 善曰言招上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

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

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 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

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

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邊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詎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日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光武同學光武即位三聘而後至帝車駕既館看光武不起帝撫其腹曰子陵不可相助為政耶良久曰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周黨隱居澠池光武累徵而至著短布單衣以見光武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王霸建武中到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竟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日以病歸守志不屈善同濟注言光武之時羣方皆遂志士無不懷其仁心焉善曰郭象子曰日一方得而群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禮記曰君子斯固所謂舉逸民善本作則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曰君舉逸人則天下之人歸心也善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鏡曰肅宗章帝也以公車特徵鄭均再遷尚書後以疾乞骸骨

任隰舉高鳳直言為將作大匠後託病歸隱身漁釣終於家也善同鏡注自後帝德稍衰邪

孽當朝處子耿介羞善本無與卿相等列向日稍漸也邪孽謂闈官之屬

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耿介謂執節守度也羞恥也列行列也善曰東廣徵補亡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濟曰高抗憤怒

失其順中之行焉善曰論語子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日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

字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良曰絕塵謂絕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七人謂

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翰曰約脩宋書至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於下以叙文章利

善是非焉
善同翰注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

銑曰靈異也言人稟天地而生靈於萬物漢書曰凡人含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迭更愠恨也善曰漢書曰夫人

肖大地之貌有生之最靈者也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

王若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曰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

成文謂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外降謳謠紛披風什善曰六

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詩之風雅每十篇同

卷故云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善本善同濟注

字異良曰虞舜夏禹也觀見也受氣懷靈謂人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夏

書有五子之歌已前不見歌文古猛然則歌詠所興宜自

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

周室既衰怨刺之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袒習如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銑曰屈原作離騷經

宋玉著九辯並楚人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舉也芳塵謂美聲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

源清則流清陸機大暑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向日英

美辭可以潤澤金石也薄迫也迫雲天言高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

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淖如也過以虛

過涉者踏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接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雲長卿亮不可及自茲以降情

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濟曰愈益曰揚班固崔駰蔡邕此六人並漢

文選卷第

朝文章之士 異軌同奔 述相師祖 良曰軌迹奔行師法祖

善同濟法 異軌同奔 述相師祖 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鮮

記曰仲尼祖述堯舜 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

氣固亦多矣 翰曰言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

猶負 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 銑曰

也言張平子文章之美無能繼 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

其音響 善曰平子張衡字也 陳王咸蓄盛藻 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太祖始

帝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

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

乃以情緯物 善本無 以文被質 濟曰甫始也緯猶織也以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甫始 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也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

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斑長於情理之說子建

仲宜以氣質為體 良曰二斑謂叔皮孟堅也情理謂得事

質氣 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

善本作 其颯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 良曰擅專也映照也

源字 子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 善曰續晉陽

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

詩物百家之言颯流即風流 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

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錄曰徒但詭變也言祖雖同但以賞 師不異 律異斑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綺合 翰曰

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誼曹植王粲也縉繁飾也星稠 綺合俞文章秀媚 善曰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縉又曰

或能陳得失奏便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綴

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宜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

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良曰梁孝王於睢陽城作平子逸響謂枚臯司馬相如之文也南皮魏文帝所遊

高韻謂應瑒陳琳之文也綴猶緝也善同良注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善曰史

潤之餘烈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

七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作此銚曰玄道扇盛也柱下

道德經五千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

中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老殫盡

也銚注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向曰建武愍帝年號

同銚注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濟曰屬續委積也言文章

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莫不寄言上德託

孝經鈞命史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意玄珠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也玄珠喻至道也言為文

沈得宗岡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

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地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

珠郭象曰此明適麗之辭無聞焉耳善本作爾字翰曰

得真之所由德不為美辭者也善曰孫綽集序曰綽文

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銚曰仲文殷仲文革改也孫

之太原武帝年號也言叔元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

體謝混字叔源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戈藥善屬文

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

肅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

混始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

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向曰顏顏延年也謝謝靈運

也善曰興會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

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

令也尚書曰 若夫敷維論心商權前藻謂曰權權也權略

推前入文藻之妙善曰楚辭曰跪敷工拙之數如有可

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音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宜明也八

暢通也善曰文賦曰暨音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輸

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善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

節鏡曰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若前有浮聲則

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向曰

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

茂制善本作諷高歷賞濟曰先士謂先代制文之士也茂

善曰言諷諫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濟曰函京之作謂曹植詩云從軍度函谷灞岸子荆零雨

之章正長朔風之句良曰孫楚字子荆零雨之章謂晨風

長朔風句謂朔風動秋草也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

韻取高前式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曾臆之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鏡曰靈均屈原字善曰尚書

稍精而此秘未覩鏡曰稍漸也此秘謂至於高言妙句音

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

思慮所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濟曰張衡

王蔡潘岳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良

知音者蓋約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也謬誤土不
然謂不如此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翰曰因愛倖親也謂以親愛而外
榮寵也晉宋之代官以承藉而非
才能故約著此
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善曰為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
昔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善本作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小人銖曰蹈履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

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鈞卑事也板築賤役也

太公起為周師傳說去為勢相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

胥靡刑人板築於傳嚴之溪言此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

相於務周故知君子小人不常處矣善曰尉繚子曰太

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

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

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非論公侯之世鼎食

之資濟曰世貴也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明揚善本

字幽仄唯才是與良曰揚舉也幽仄謂暗陋也言殷周之

孫也善曰尚書逮乎善本作于字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

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翰曰

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草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

於京師牛鑿乃鑿療牛疾之人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

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

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雅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

董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

歎曰叔度若在吾不致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

京師旦仕善本作士字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

鏡曰漢金日碑張安世皆七代仕漢珥插也貂侍中之服
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 善曰左太冲詠史記曰
金張藉舊業 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

門侍郎執戟殿下 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駮
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善曰應劭漢

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
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劍漢書曰東方朔

初為常侍即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
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

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
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然

侍即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答客難 都賒 善
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本

作郡 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濟曰豪勢謂權
勢之家言並逐

才而用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
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非

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 良曰晚代謂魏晉也士與人異品
雜用故云二塗 善曰二塗謂士

庶也言仕子不居賤 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翰曰魏武帝曹操
也倉卒事急迫也

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平人才高下而不直取承藉
之子孫也 善曰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

基王迹列子曰子華 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

能改州郡正以才品人 銑曰沿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
人 才後人相循遂為代負魏晉

之主無能改易也州郡正魏置之以選人 才之優劣
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

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人 才之高
下各為輩曰州置州都而惣其義 而舉世人才外降蓋

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 向曰言舉人蓋少知高下者
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成

駕御也 善曰人才不甚 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

隨事俯仰 濟曰言州郡都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
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察之事而高

下也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劉毅所云下品

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濟曰劉毅上疏論九品之弊曰也此言勢疾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

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良曰訛偽也斯風謂用勢族之風二品謂豪家勢族善曰言衣冠

之族皆居自此以還遂成卑庶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外皆同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翰曰僕

臣臺臺臣隸皆人賤品也參差不齊貌魏晉以來以貴役善曰衣冠以

賤士庶之科較學古然有辨銑曰較明辨別也善曰大夫

人君南面九重奧烏絕向曰九重天子之門數也與深絕

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宜有司存善曰楚詞曰豈不鬱陶而

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

司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良曰狎習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以

明帝年號也運用也善同良注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

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翰曰宋武帝明

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

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賞罰之要是謂國

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銑曰言

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

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善曰莊子曰車軌結平千

里之外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

外里之外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

外里之外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

貴狐藉虎威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

敢拙之是憑社以貴也楚宣王謂羣臣曰北方而畏昭奚恤何也江乙對曰昔有虎求百獸而食得狐狐曰天帝命

我長諸百獸今子食我是遠天帝若不信我我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之虎乃與俱百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以

為畏狐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

若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

下未之或寤

善本作挾朋樹黨政以賄成也寤疑專擅

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

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 鈇鉞瘡痍搆於牀第

側之曲也善曰鈇鉞鉞斧成瑕疵也第第也言倖臣搆於宮典牀第之間使公卿

伏鈇鉞於外也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國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

翰曰言有趨附與言笑同即得軒冕

之榮也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南金北毳來悉方臒

素縑丹珀 善本作至皆兼兩 音亮 南金北毳 善曰金荆楊所貢故

北毳也縑舟也縑繒也珀琥珀也兩車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與之善曰北毳揮貂之屬

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 向曰漢有許皇

皆勢傾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 及太宗晚運慮

然比今日倖臣則不能及 善同向注 權倖之徒捐涉

經盛衰 法未嘗不關於盛衰善曰聖人之權倖之徒捐涉

憚丁宗戚 良曰言諸王親屬皆畏懼倖倖之臣 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搆

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 子小反謂明帝孤獨也

言倖倖之臣搆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被戮而至絕滅剿絕也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剿絕其命孔安國曰剿截絕謂滅之也 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

夙傾寶由於此銑曰忘厭也言人厭宋德非一事也寶祚實從佞倖而起善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

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嗚呼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濟曰固脩漢書自作叙傳而重述其旨

述高紀第一善本如此五臣本列在後翰曰列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言高祖承堯之德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寔天生德聰明神武翰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寔天生德聰明神武

是實也機謀暗合曰神伐無不尅曰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尅定禍亂關土片疆

楚銑曰網謂網紀也言秦人無網紀楚謂陳涉也謂陳涉反而秦不能誅之是網漏也高祖因之而起也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網以爰茲發迹斷蛇

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向曰爰於也高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

稽首濟曰粵始躡履也嬰謂秦王子嬰也革命創制三章是

紀長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苛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紀網紀也善曰周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應天順民五星合善本作畧翰曰高祖西入關而應乎人

井秦分是應天也畧善本注項氏畔換黜我巴漢銑曰項氏項羽也畔換反易也

言羽初與高祖約先入關者王關中後羽反易背約黜高祖於巴漢之地善曰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西土宅

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

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貶言人耳網以爰茲發迹斷蛇

喻網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善同銑注爰茲發迹斷蛇

心戰士憤怨向日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

曰邊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宅厥心乘釁善本作而運席卷

三秦濟曰釁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

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善曰左氏傳士

散帶卷各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永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又

之股肱蕭曹社稷是經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善曰禮

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銖曰韓信英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銖曰韓信英

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

用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恭行天罰赫赫明明向日天罰言順天罰惡也赫赫盛之

明明王命卿士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濟曰皇皇華色盛威儀之盛如珪如

璋良曰珪璋玉名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闔闔恣趙朝

政在王善曰闔闔宮中門也趙謂趙飛鸞王謂帝舅王鳳

舅侍中甘陽平侯王鳳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允不陽疏曰

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亦善本作允不陽疏曰

之盛當如燎火之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玉鳳信不得陽明陽明也項岱曰允信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向日隸賤徒侶也韓信本家貧常壽

相者謂之曰當刑而王及非被黥布欣然曰越亦苟善本

字盜芮尹江湖濟曰彭越匿鉅野澤中苟且為盜吳芮秦時為鄱陽令甚得江湖間人心尹正也

善同濟注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良曰驤騰騰言與高祖相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縮自同開

也英布封淮南王敖越封梁王善同良注朝鎮我北疆翰曰盧縮與高祖同里而高祖封縮為燕王且疆謂燕也應劭曰閉音扞南楚汝沛各里

門曰開善德薄位尊非祚惟殃銑曰祚福也言縮德薄而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吳

克忠信胤嗣乃長向曰克能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芮善曰漢書曰芮

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銑曰光武皇帝名秀擘修漢書作此贊以美之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濟曰炎火也大漢火德也中微謂兼國而盜也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九縣風

精布曜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民馱淫詐神思反

德大善本作世字祖誕命靈貺自甄翰曰言民狀王莽淫詐而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

光武大受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善曰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

同端鄭玄尚書沈機先善本作生字物深略緯天銑曰沈深機緯注曰甄表也

謀策先於萬物智畧能經緯天地善曰說文尋邑百萬

日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日文矣

貌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蘇曰劉聖公以光武為

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

大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兵百萬驅虎豹犀象之屬圍光

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

武十重光武擊之斬首數千級遂殺王尋長轂謂兵車也

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慧拂也。此言尋邑之盛也。善曰：鬻子曰：紂虎旅百萬，東都主人曰：戈鋌慧雲。英威既

振新都自焚。濟曰：王莽漢初封新都侯，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言漢兵入宮，縱火焚宮室，莽避火

也。謂彭寵也。梁王劉永擅命，睢陽自稱天子。卜者三河未

澄四關重擾。澄，定也。擾，亂也。謂朱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於武。乃遣

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神旌乃顧，遽行天討。銑曰：旌旗也。遽，更

於四方也。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向曰：音賊之金城湯池，

執書同文，謂天下太平。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記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

子曰：今天下車。靈慶既啟，人謀咸贊。濟曰：靈神慶福，啟開

同軌書同文。靈慶既啟，人謀咸贊。咸，皆贊助也。言人神

昔共助成帝業也。善曰：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天啓之心

人甚明明，廟謀赴赴，雄斷於烏。赫有命，系我隆。善本作漢

之謀。明明，廟謀謂廟筭也。赴赴，武貌。於歎美辭也。赫，盛貌。言武

略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善曰：楊雄連珠曰：兼聰獨斷

聖士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

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祿。

文選卷第五十 終

東洋圖書印

東洋圖書印

二二二六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